

大金国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劫間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廬里移賚孛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上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爲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沈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

搆而前諸將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

中京

古白霽城也

其後遼祚竟亾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

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為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幹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入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星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埽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

離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謚曰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于武元爲從堂弟也胡目多髯雄傑有謀略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爲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祕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爲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離不相下夫會初封鎬國王

幹離不

幹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爲人眇小

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爲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爲菩薩
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擅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
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
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
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
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
幹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爲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
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幹離不曰天祚
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
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惶恐而退旣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
爲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
姓完顏拘之泊定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

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幹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至環城列柵分地爲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逼張邦昌卽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許因打球中暑而死後諡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番漢閒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堯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楸于瘦孟遮道而獻

楸于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爲椀

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

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令窪勃辣駭云敵沒也即引去行刑者哀

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

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

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

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鵠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尼五

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

射殺之熙宗朝為太尉領尚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

誅

兀术

兀术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與

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术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為人

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眾憚之天會五年

兀術與兄窩里盍率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術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功旣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術所言遂已七年爲右監軍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破宋帝航海兀術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術不得度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北江屯于六合時左監軍謂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術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術時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臯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兀術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諡曰忠烈

銀木

大分國志 卷二十七 四
銀术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搏
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
銀术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克其州自後連年軍
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執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
餘銀术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
戰有功至太宗天會六年銀术爲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术等
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于鄧宋京
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破其城沒死焉鄧州旣破遂併
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爲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于屬爲子也武元起兵時
兀室同爲謀主爲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

國爲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
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
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荅復云二十萬元室曰此
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
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
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
軍戰于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國兵千餘騎
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
兀室遣婁室勃堇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禽天祚其後余覩謀反
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副
粘罕用事雖爲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
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爲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

悉禽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克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爲怪是月梁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旣致于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于兩觀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會元夕挾奴僕十餘輩入寡嫠家蒸焉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撻撻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爲人倜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勝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蕭幹奔鑿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爲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爲宋將張巖所敗旣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巖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爲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部

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爲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亾無益懶急攻楚州克之又引衆攻泰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禽九年居祁州請于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爲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旣廢謀再征宋旣而郎君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爲平

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爲將相離曷晚進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曷爲萬戶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堇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關破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及鳳翔府陝右大恐旣而折合李堇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誅死

窩里盟

窩里盟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
晉王天會五年斡離不死代爲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
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
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盟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
清平里盟撻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
其請惟里盟請行于是代粘罕爲左副元帥與劉麟劉猗等自淮
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破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
利聞太宗疾遂回師熙宗卽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里盟
自燕山入見卒于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
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乃居遼地俗呼執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翦蘇閭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于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以思謀北人又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

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
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元术渡江常爲先鋒至湖
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元术自江黃間南渡
令常竟趨衢信以爲援兵元术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
橋俊遁元术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爲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
元术之陝西攻仙人關爲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
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元术元术首尾陝西凡數年必隨
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渦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
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元术旣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元术未南征之
先常爲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
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
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爲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爲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并置士談極刑人至今冤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爲翰林學士松年行臺

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諡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川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爲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齋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俛

郝俛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

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
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月醉花邊短白長
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
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
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
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
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
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
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晏晏上章略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
舞文沙門旣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

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日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略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諡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傳於世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攷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

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
隱兩三峯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
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長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
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奈娥爲之泣
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
宣宗頻歲南伐事執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
言雲翼獨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
償于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爲宋所
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邪興定末拜吏
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于翰林學士

諡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爲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爲所絀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鐫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稿云

蕭貢

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

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行于世

李適

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爲大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執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爾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曰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

適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熒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攷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州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複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

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爲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卽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爲讖云

馮壁

壁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執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與定末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閒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

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祖州人其後北遷爲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邪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

其軍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
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
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
一聽史臣只如今日

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

誅公直并及于玉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
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羣小獻諂
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外爲遜辭而實欲死守之時議
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憩于黃峴峯之萃美亭談
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厓岸滑稽多智而更雅重自
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大金國志 卷二十九
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邪章宗大奇之弱冠住大學有聲場屋閒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三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大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亂卒

高廷玉

廷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歷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爲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真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爲安撫副使懼廷玉謀已乃以通逆訊之廷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廷玉瘐死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爲立祠入爲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爲大興尹拜叅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爲相知大體有敦龐耆艾之目旣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諡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爲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廷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李喜兒輩章宗領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喜詼諧及在相位未

嘗廢談笑然不害爲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胥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爲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爲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守拙之地其爲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輔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王紹朝胡沙虎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弒逆自爲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爲禮部尚書人謂必爲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鑑國

寶行中持不可虎難怒竟不敢殺也宣宗卽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仲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受武安軍節度使雲朔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顯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大元至于陰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椽章宗朝遷冀州刺史入翰林爲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賜進士

大金國志卷二十九
第俄預淄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諡文獻

王子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諦摩龍什于道則騶天元俊于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爲翠靨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日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傍蛆蟲復籍不卹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銜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爲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

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李獻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精于左氏及地理之學爲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椽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爲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邪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經歷尋辟長安令入爲尚書省掾壬辰用

大金國志 卷二十九 四
搆葉山房
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畫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託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閒詩酒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大星隕于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諡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志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爲失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奉翰林

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完顏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
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
謗訕免官起爲同知尙嵐州轉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嘉其
敢言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興定
中拜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歷南和令遷良鄉令
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訕停職後仕至
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楚國張邦昌錄

張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閒時論罪之宋徽宗旣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旣破京城勒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狀論列以爲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

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聽令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臥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邪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元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卽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衙亦同宿直金帥令勸進于尚書省邦昌臥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取推

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日行冊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邪遂止初六日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卽皇帝位是日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爲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于尚書省奉冊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昏曠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國曾大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略曰失德者亾天命實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歷數乃在于爾躬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弗御步升殿于御牀

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其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時雍權領尚書省吳开莫儔皆權樞密
院呂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革功陞正任
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开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
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
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權立他日相公爲
伊吕爲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
一城人方邦昌册立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开儔
輩欣然若有所得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
于水火諸公橫見推迫不容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
稱之夫聖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焉應今後有自內傳出者
爲中旨有面得者爲面旨出四方者爲宣旨邦昌每日于迎陽門

上罷去閣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皇后垂簾 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宣示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一
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張
邦昌謹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潭
州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
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
樓邦昌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宿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爲兩浙訪察抵真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張懋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煩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

兵圍之數匝令郡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不從因出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之天會聞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有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爲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齋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僭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豫詭詞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冊文曰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竝同楚舊豫遂僭立

于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爲大名留守王夔爲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汴京爲西京以歸德爲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卽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征回俾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臣于豫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爲皇太后妻錢氏爲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爲率伍釐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爲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

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雙丁籍一爲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卽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爲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引見豫旣召到卽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爲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昞權右丞相 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

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
曲赦以安之 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爲徽祖毅文皇帝父

爲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 遷弟益爲京兆留守 劉麟以所

籍鄉軍簽爲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叅謀馮長

寧等曰趙氏宣政閒童蔡掌兵權幕府從事皆鬪冗取具之人一

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爲鑒 常博

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

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褒荅減二年磨勘 西京兵士

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

以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

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

豫以爲德政所感製疏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乙上清宮
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皇太后死諡曰慈獻 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

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 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

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
家村嫗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

長寧許伯通剛修什一稅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

併元元窮蹙 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

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青臣爲殿前太尉折毀景靈宮得眞宗玉石
像碎爲二十八段 九月手詔誣汚南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

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憫其淪陷不
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爲請于大金欲割江表
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俊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
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虿
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秦之
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
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還定遠一夜馳二百
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曰班
師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 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
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暝 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
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 劉復知濟南 劉觀知淮

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極降
五官爲虢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爲講武殿
九月以許青臣權大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
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叅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僉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
以姪劉猷統之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關師古
輩皆在麾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
臨汝軍守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
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兩船七百隻
亾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犒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
猷爲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爲東路留守以妻弟翟綸爲南京留

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羣梟鳴于後苑又有鳥數千鳴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 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 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并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叅謀李師雄充接納官 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酈瓊為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者連累因捽拽赴劉麟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

德麟奏其佯狂壬子斬于汴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
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爲馬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不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河以南割爲鄰壤
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
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寧負爾君
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
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
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蜀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
南宋將欲寇淮遣黃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酈
瓊來歸又令馮長寧以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于金
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

發赴陳蔡宿毫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夤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濬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术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术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爲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教爾百姓快活爾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姪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姪佚以獻女獻妻得官

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湜爲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懽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閒出宮後爲賊所掠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三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
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
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輶而講好
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
德構端怙亂反義爲仇譎給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
黎元號令滋章紀綱紊弛況所退非其罪所進非其功賄賂公行
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旣無
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
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矚謂之大寶苟歷數改

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元鑒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子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

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職在救民迺知王者爲道器威罰
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
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
妖氛既埽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
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虐
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
容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
鄰取其受賜之鄉土因被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爲辭拒爰
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傅沐首罪犇淮嗣子
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悉同父約旣而官
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
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

昧神明乃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亾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
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勝重
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奉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
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務雖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
于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
島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
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
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
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
補于虞亾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
之閒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
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又定衰

救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
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度省刑
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
攷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卽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
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
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
齋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命爾爲皇帝
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竝從楚舊
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
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絹五千四百萬疋

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寶印

皇帝殿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青玉二

傳國寶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金九

御前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同文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書下省文字

御前之寶

御宣

御前錫賜之寶

印賜月茶藥合

書詔之寶

印詔書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詞表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謙

鄆王楷

夫人朱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杞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

不在京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沂王愕

和王棫

信王榛

未出閣王公

安康郡王榘

喬貴妃位

建安郡王模

任婉容位

嘉國公椅

在媵容位

瀛國公榘

喬貴妃位

温國公棟小王媿好位

昌國公柄王媿容位

韓國公相關媿容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都尉曹寅

崇德帝姬都尉曹成

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房

順德帝姬都尉向子辰

未出降帝姬

華福帝姬喬貴妃位

令福帝姬王媿容位

寧福帝姬崔美人位

相國公槿王貴妃位

儀國公桐大王媿好位

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

茂德帝姬都尉蔡儻

洵德帝姬都尉田丕

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彥

惠福帝姬喬貴妃位

純福帝姬小王媿好位

永福帝姬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 莘王 府位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關婉容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王宮

燕王僖

越王僖

吳王佖

和義郡王偉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孛萌未極母三教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幹離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

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原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號大興府卽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室宮無異于中原州縣解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爲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庭之禁煬王弒熙宗築宮室于燕逮三年而有成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

之中門惟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單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
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
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
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
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
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
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
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于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兩傍
又設兩門正東曰宣耀陽春施仁正西曰灑華麗澤彰義正南
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
外有宣陽門卽內城之南門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竝立中

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卽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堦樓瓦琉璃金釘朱戶五門列焉門常扇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卽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翬飛規模壯麗矣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槩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覆牆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卽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闕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卽右昇龍門此兩門外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傍皆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

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梁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畫小龍用拱斗門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屏望見隆德殿卽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堦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竝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龍德殿規模卽宋延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門皆有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窗戶意謂必宮人居于此乃內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卽內宮牆門有

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閒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
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勅賜昭慶神
運萬歲峯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
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
山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湧翠峯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
飛下復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
宋後朝門榜曰啓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
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映不可勝言出啓慶門復入右昇龍
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
泰門右明昌門卽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
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壽殿復
出此宮卽祕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卽古待漏院自五門望

南向丹鳳門中閒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卽大廟門內三門門上竝畫蟠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盡榜金國祖宗諡號每一室計三閒東邊一門西邊一窗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大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卽社壇周圍皆牆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宰執大臣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迨

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祖太聖皇帝楊割追尊遠祖起自七代龕福以下各加尊諡立廟祭祀

國初祖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峯巒秀出林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陰蓋以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于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

于正殿次日陵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
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
乘馬近御座衣元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
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閒或遇雨雪雖后妃
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儀衛將軍寢殿中底弩手繖
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侍制邢具瞻
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閒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
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沈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詠皆相似天
子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
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旗曰御座繖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三
出一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弩手織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幟拳脚幞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懸弓矢竝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以爲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一與護衛等止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逍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表裏皆紅羅獨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上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陣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綃爲日刺于黃旗上月旗卽以素帛爲月刺于紅旗上近駕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執名曰蓋天

車繖

大全圖志 卷三十四 禮 卷三十四 禮
后妃竝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緣青氊爲蓋四圍以
簾秋冬亦用氊竝用錦緣柱廊白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
兩輪竝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
角竝用銀螭頭

國主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
紫繖用金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
品青浮圖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
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袍玉遍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
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閒服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幘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

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幘頭象簡玉帶佩玉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叅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察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羅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順大夫武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議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

竝服紫羅袍象笏紅鞵烏犀帶文臣則帶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將軍至忠顯

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竝象笏紅鞵烏犀帶文臣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尉至進義校

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竝象笏黑鞵角帶

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幽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

掌保護東宮
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

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

掌周衛導從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

掌門闈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

掌車馬廐牧
弓箭鞍轡

太子掌寶二員

掌奉寶謹
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

掌司贊
禮儀

太子侍正

太子侍丞

掌冠帶衣服左
右給使之事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

掌承奉
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

掌承奉
醫藥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

掌承奉湯茶酒果之事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

掌營繕栽植鋪設燈燭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經

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司藏

太子副司藏

掌庫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

掌倉廩出納及薪炭等事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同監

掌東閣閣內禁令及省察官人廩給諸物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

掌贊諭導德
侍從文章

親王府屬官

王傅

掌師範輔導
參議可否

親王外任兼京府節鎮同知

府尉

掌警嚴
侍從

司馬

掌總統本
府之事

文學

掌贊導禮儀
資廣學問

諸駙馬都尉公主府府名

金源

廣平

平原

南陽

常山

太原

平陽 東平 安定

延安

丙命婦品

一品妃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二品九嬪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三品 二十七世婦 婕妤九員

四品 美人九員

五品 才人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妻 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大... 卷三十一... 五... 帝...

外命婦品

正一品 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縣主 二十員

正二品 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九品 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正

右六尚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三品 資善大夫 資政大夫 資德大夫 通奉大夫

從三品 正奉大夫 中奉大夫 通議大夫

正四品 正議大夫 嘉議大夫 通議大夫

從四品 大中大夫 少中大夫 中大夫

正五品 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從五品 朝議大夫

朝散大夫

正六品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從六品 奉直大夫

奉順大夫

正七品 承德郎

承直郎

從七品 承務郎

儒林郎

正八品 文林郎

承事郎

從八品 從政郎

從仕郎

正九品 登仕郎

將仕郎

從九品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

武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榮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三品 龍虎衛上將軍 驃驃衛上將軍

金吾衛上將軍

從三品 奉國上將軍 鎮國上將軍

輔國上將軍

正四品 昭武大將軍 昭勇大將軍

昭毅大將軍

從四品 安遠大將軍 懷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正五品 廣威大將軍 明威將軍

宣威大將軍

從五品 信威將軍 宣武將軍

顯武將軍

正六品 武德將軍 武節將軍

從六品 武義將軍 武畧將軍

正七品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從七品 忠武校尉 忠顯校尉

正八品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從八品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正九品 保義校尉 進義校尉

從九品 保義副尉 進義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太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止于從四品其服色

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魚 若遇佩魚過正官者亦同文武官佩魚

從四品 欽象大夫 欽授大夫 正儀大夫

正五品 靈憲大夫 頌厥大夫 明時大夫

從五品 雲紀大夫 保章大夫 協紀大夫

正六品 紀和大夫 司元大夫

從六品 探賾郎
授時郎

正七品 究微郎
靈臺郎

從七品 明緝郎
候儀郎

正八品 推策郎
司正郎

從八品 校景郎
平秩郎

正九品 正秩郎
挈壺郎

從九品 司歷郎
司辰郎

太醫

從四品 保宜大夫
保平大夫

保康大夫

正五品 保頤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從五品 保善大夫
保順大夫

保嘉大夫

正六品 保合大夫
保冲大夫

從六品 保愈郎

正七品 成安郎

從七品 成順郎

正八品 成愈郎

從八品 醫全郎

正九品 醫效郎

從九品 醫痊郎

內侍

從四品 中散大夫

正五品 中侍大夫

從五品 中列大夫

正六品 中儀大夫

中尹大夫

中衛大夫

中常大夫

中衡大夫

中良大夫

從六品 通禁郎

正七品 通掖郎

從七品 禁直郎

正八品 掖直郎

從八品 內直郎

正九品 司贊郎

從九品 司謁郎

教坊

從四品 雲韶大夫

正五品 成韶大夫

從五品 章德大夫

正六品 德和大夫

仙韶大夫

長寧大夫

雲和大夫

景雲大夫

協律大夫

慶善大夫

嘉成大夫

從六品 肅和郎
純和郎

正七品 舒和郎
調音郎

從七品 比音郎
司樂郎

正八品 典樂郎
協樂郎

從八品 掌樂郎
和樂郎

正九品 司音郎
司律郎

從九品 和音郎
和節郎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

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

自一百五日前一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

文字急速不在此限

日月食六齋等儀

遇日月蝕禁酒樂斷屠六齋

初一初八十四十六廿三廿九

上七十五並不許

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五品以上不得

過三百貫六品以下及上戶庶人不得過二百貫中下戶不得

過一百貫若婚嫁和同不以等數為限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

責保就試儀

舉人應試而或公事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聽責保試若武官并諸經及第官人已在任欲應進士舉者如不犯賊私追當罪

聽告所屬申覆本部所廳就試曠闕月日俸祿不及

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

年差發軍役不在此限

割股孝悌儀

爲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奴婢爲親房同
並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絹五匹羊兩羴酒兩瓶以勸孝悌
致仕遷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官
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及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合給
半俸更不在遷官之列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

各三百六十秤

都運司招討司諸府

各二百秤

諸轉運司節

鎮

各三百八十秤

防禦州

百四十秤

刺史州軍

百八十秤

諸縣

六十秤

倚郭司縣不

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筭月儀

謂如不 月初一日皆為月 以三十箇月為任管課官不在此限 三

品以上內外同五 諸京都運及諸路轉運使六十箇月 郡牧使三周年

防禦使四十箇月 仍不得于界首禮上

職官授訖差除儀

一千里程限二十日 二千里程限二十五日 三千里程限三十日 四千里程限三十五日

五千里程限四十日 隨朝官一千里程限十日 二千里程限十五日 三千里程限二十日

二十三日外程限十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者不拘此限行程馬日行七十

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于合破數內各給一半在身故亦同 若送還者須

到本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者竝給當月俸春秋
衣各于二仲月給授職官授訖差除緣公幹留住未得之官者
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祿兩支
後官已到前官
差出者亦同 職官每月合得俸麩竝依隨處估直支錢不得
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雖本管百里內者掌本鎮賊盜并城門鎖鑰
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印訖竝付本衙門

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茶酒肉菓實同計直十貫以

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因親相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雖未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并年六十以上告

致仕者並聽皆謂無所規避者若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

患難勝職任告致仕者亦聽並許隨處官司受理驗實轉申尚

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盥訖便往朝拜以

次官並陪位北面立班隨朝拜初上之官在前別為獨班再拜

訖升階上殿再拜縉笏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笏就位一拜
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叅賀並用名帖具儒服襪子
外躬揖問候官長位前立荅于佐貳以下並用客禮

隨朝迎拜赦詔儀

宣赦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于案前又于東側設棹子
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候班定閣門官于箱內捧赦書出門
置于案間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赦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
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閣門官取
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舉捧同陞
于棹子讀百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于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

搢笏舞蹈出笏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竝用黃紙爲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羅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鸞皆遍地焉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皆隨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爲牒又加白紙爲宣惟三品郡夫人以上誥軸與羅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小金鈴金鐸制作極華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德郎迨海陵煬王之世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係從六品便可蔭兩子且如蔭補格法一品蔭七人竝補閣門祇候二品蔭六人三品蔭五人竝補內供奉班祇候

四品蔭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竝補供奉班祇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勳臣之家不封勳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于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亾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亾或篤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亾次子繼之本枝絕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旣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惟五品官方聽封贈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瀋州榜真定榜平州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法每科舉時先

于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
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時秀士有未願赴者州縣必根刷
遣之願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
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
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
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子于燕名曰會
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
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卽至奉直大夫
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
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
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彌謄錄監門之類試闈
用四柱揭絲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

不敘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尤重書法凡作字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攷校畢知舉卽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攷實欲私取權貴也攷校時不合格者日榜其名試院一開餘人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爲雜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專經至于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于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于大興府臨洮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路于東平府南京等路于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于漢中府竝限四人取一

省試以五百人爲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仕郎其餘竝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論策第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德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竝賜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煬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大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皂隸

皂隸出身與陰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竝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儒林亦陰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可至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竝賜紫 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貞紅袈沙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

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竝服紫袈裟郡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竝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帥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搯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爲奴婢親

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竝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閒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弑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紵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則百八十二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二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判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郡有之曰都在院所徒之

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上工無所不可腳腕以鐵爲鐐鍊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爲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唯僧尼犯姦者死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竝處死強姦者斬與古法異矣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或遷都或災異竝皆肆赦罪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內外大小文武百官竝與覃遷一資季年一歲兩赦海陵立嘗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宥則賊良民詔示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降三赦然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北朝惜赦無數肅余啣命十五年纔見兩赦一爲余覩姑叛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復惜邪

屯田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國之行比上古之制尤簡廢劉豫後慮中國懷二三之意姑置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際始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出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閒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圍中
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
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縣或宿郊
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甚
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略
不閒別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
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謾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
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暨師
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筭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爲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綠罽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

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閒謀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歸本國依法科罪訖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殛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惇好特與燕

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以
遼國尚爲大金所有同前云云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
信故與燕地兼同約誓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
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淮信誓不以所與爲定專復書披達不
宣謹白

大宋誓書及差康王出質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
覺招納叛亾至使歡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
帝次子郎君先克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
稅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乃承計議使高永張愿恭齋
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惇結盟好載惟高義深劇
感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

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
不爲界其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
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
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
犬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亾遼播越之時北界流
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亾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
死外應有逃叛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
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物決無麓惡愆
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
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竝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
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照

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離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來踐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遞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旣復舊約欲成長久切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爲今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終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十月廿七日

金國示帖回卷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臨洮府路

會寧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京兆府路

鄜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中都 大興府

南京 開封府

中等三處

北京 大定府

東京 遼陽府

西京 大同府

上京 會寧府地名金源

都運司一處 大興府置司

中都路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 開封府置司

北京路 大定置司

西京路 大同置司

東京路 咸平置司

河東南路 平陽置司

河東北路 太原置司

山東東路 益都置司

山東西路 東平置司

河北東路 河間置司

河北西路 真定置司

陝西東路 京兆置司

陝西西路 平涼置司

會寧府路 隆州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 南京置司

陝西路 京兆置司

山東路 益都置司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 豐州置司

西北路 桓州置司

東北路 秦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西京路

南京路 南京置司

北京臨潢路 臨潢置司

東京咸平府路 東京置司

上京曷懶等路 上京置司二

河東南北路 汾州置司

河北東西大名府 河間置司

陝西東西等路 平涼置司

山東東西路 濟南置司

東京東西路 東京置司

總管府十四處

南京路 南京置司

上等七處

平陽府 建雄軍

真定府 成德軍

益都府 鎮海軍

東平府 天平軍

京兆府 永興軍

太原府 勇武軍

大名府 天雄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 羸海軍

慶陽府 安國軍

臨洮府 鎮洮軍

鳳翔府 鳳翔軍

下等三處

京兆府 河東西路 平涼府

延安府 彰武軍

咸平府 安東軍

臨潢府 地名西樓

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

河中府 護國軍

濟南府

中等三處

歸德府 宣武軍

河南府 德昌軍

平涼府 平涼軍

下等三處

廣寧府

興平府

彰德府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 絳陽軍

懷州 沁南軍

密州 安化軍

潞州 昭義軍

冀州 安武軍

中等十處

代州 振武軍

雄州 永定軍

兗州 泰定軍

涇州 彰化軍

奉聖州 武定軍

定州 定武軍

萊州 定海軍

滄州 橫海軍

汾州 汾陽軍

邢州 安國軍

同州 定國軍

保州 順天軍

邠州 靜難軍

朔州 順義軍

平州 興平軍

古今圖志 卷三十一 三 荆楚山房

下等十九處

蔚州 忠順軍

許州 昌武軍

豐州 天德軍

鄧州 利汝軍

鞏州 通遠軍

應州 彰國軍

益州 遼海軍

懿州 寧昌軍

秦州 德昌軍

柁州 威遠軍

義州 崇義軍

徐州 武寧軍

嵐州 鎮西軍

鄜州 保大軍

隆州 利汝軍

雲內州 開遠軍

宗州 歸化軍

錦州 臨海軍

衛州 河平軍

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

博州

洛州

孟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華州

鄭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德州

棣州

亳州

沂州

雲內州

茶州

濬州

泗州

兗州

襄州

肇州

隸州

河州

秦州

陳州

隴州

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

解州

景州

沃州

深州

澤州

石州

耀州

環州

原州

汝州

隰州

蘭州

會州

德順州

中等二十五處

涿州

薊州

灤州

瀋州

曹州

淄州

登州

嵩州

單州

唐州

初州

遼州

沁州

海州

濱州

濰州

恩州

濟州

邳州

開州

乾州

丹州

坊州

寧州

通州

下等三十六處

易州

通州

順州

霸州

遂州

利州

信州

安州

慶州

安肅州

澄州

復州

宏州

韓州

睢州

貴德州

壽州

建州

莫州

蠡州

威州

武州

滑州

管州

宣德州

濮州

商州

魏州

獻州

吉州

忻州

洮州

淨州

撫州

寧邊州

東勝州

十六軍竝改作州

上等三州

泰安州

滕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平定州

鈞州

莒州

下等十州

岢嵐州

寧化州

保德州

隰州

綏德州

保安州

蔚州

鎮戎州

積石州

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保關一百二十二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初興風土

女貞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
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
白兔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蹤
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之所又以樺皮爲角吹啣啣之聲呼麋鹿
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柵或覆以板與樺皮如牆壁亦以
木爲之冬極寒屋纜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旣掩復以草綢繆
塞之穿土爲牀煨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不
撤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唯盛暑如中華內地俗勇悍喜戰鬥耐
飢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唯

鼓笛其歌惟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務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祀祭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喏跪右膝蹲左膝拱手掬肘爲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鬥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顛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裏逍遙巾或裏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粗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爲衣裳亦閒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爲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並用布爲衣裳秋冬亦衣牛馬豬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爲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白大襖子下如男子道服裝曰錦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旣長雖貴賤殘隔亦不可渝婿納幣皆

先期拜門親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列于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寒具次進蜜餠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陣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為恥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婚留于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牝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妻謂夫為愛根

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迷娶欲納之則攜而歸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死則羣母兄死則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米爲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元宗爲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宋爲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里五十里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涑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闊止十數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爲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

大金國志 卷四十一
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
敗之于新城卽此地舊爲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閒
樓壁僅存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此地昔爲契丹南
寨邊城樓壁竝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
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邊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于
鹽溝置良鄉縣卽此地置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
有子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奕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
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爲常近年都水監

輒于此河兩岸造浮橋建龍祠宮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入內壯麗負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綿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苽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求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旣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門八開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鑿渠自滹沱由派水入潞沙卽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卽此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爲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竝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竝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墩高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闊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竝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齊國信使副門狀過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揚鞭虛揖如儀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各相勞問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

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遇館頓或宿程其供應人旋于居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送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枚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亾依阿保機爲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閒河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深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爲塞北之絕郡守將迎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旣入契丹依阿保機卽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卽此

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毅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十數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亾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閒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竝無堡障但存遺趾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四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

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十里則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東類皆如此更不再敘

第十五程

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竝無里堠但以行徹一日卽記爲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皆如此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卽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迹所云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卽行海東岸俯挹滄洪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東有一大島樓殿萃堵坡之上有龍宮寺見安僧十數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魚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關東行路如平掌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後行人俱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山忽峭拔

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 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

第二十四程 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兔兒渦東行卽地執卑下盡皆萑苻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胷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煙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 自梁魚務百丹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卽過遼河以舟渡闊狹如淮過河東亦

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瀋州

第二十七程 自瀋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勃海國建爲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 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閒供帳皆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琵琶方響箏笙箏篥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飯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被酒輒大言說金國

強盛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折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爲弱邪某啣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大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罔也辭色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荅使長許元宗饒之樂平人以材被選爲人蘊籍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 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卽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稼黍東望大山金人云

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漢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 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李董寨

第三十二程 自蒲里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卽建爲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李董寨

府爲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韋室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

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爲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 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字董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第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閒寨

漫七離行六十里卽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尤師李靖居于是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籍樹陰俯瞰長江涼飈拂面槃礴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閒寨

第三十六程 自和里閒寨九十里至句孤字董寨

自和里閒寨東行五里卽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

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也來流河闊三十餘丈以船渡之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別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 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祗候

第三十九程 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送伴諸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晳詳緩能漢語者爲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竝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茅舍數十間堂室皆尠

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是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閒有民居千餘家星羅碁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近闕北乍百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竝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于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鞀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閤門使及祗坐班引入卽奉國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拈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竝退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堦高四尺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按果櫟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之大金餘人以銀

謝畢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餼以綿帛折充次日再謁北
庭赴花宴竝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
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枚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
有中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食并伴射于館內庭下乃設樂
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使副離席就射三矢弓弩從
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次日朝辭儀如見時酒果
畢就殿上請國書奉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各
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各爲惜別之會又曰換衣燈宴酒
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貴常時相聚惟勸酒食不敢
多言至此夜話笑甚款不計巡以醉爲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
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伴使副于此相見如
儀有中使撫開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州灤州同此回程不再

敘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爲惜別之會出衣服
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勤次早發行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
吾界旗幟甲馬車輿帟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五行
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我幕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
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爲異日之記引接
展狀舉鞭揖則各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爲不忍之狀如
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爲之揮淚南人無之